

片儿白

作品
Works
Pianrbai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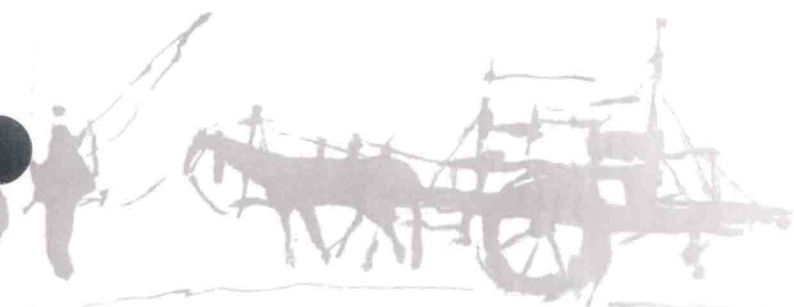
京城之下，平民视角，见证历史的沧桑变迁
「片儿白」谈家史，讲述北京人家的平凡往事

白门三代

一户老北京平民的百年家事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

片儿白

作品

Pianbai
Works



白门三代

一户老北京平民的百年家事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门三代：一户老北京平民的百年家事 / 片儿白著.
— 哈尔滨：哈尔滨出版社，2015.1
ISBN 978-7-5484-1885-6

I. ①白… II. ①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53708号

书 名：白门三代——一户老北京平民的百年家事

作 者：片儿白 著
责任编辑：颜 楠 陆晓峤
责任审校：李 战
封面设计：颜 森

出版发行：哈尔滨出版社 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

社 址：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：150028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网 址：www.hrbchs.com www.mifengniao.com

E-mail: hrbchs@yeah.net

编辑版权热线：(0451) 87900271 87900272

邮购热线：4006900345 (0451) 87900345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

销售热线：(0451)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

开 本：700mm × 980mm 1/16 印张：19.5 字数：260千字
版 次：2015年1月第1版
印 次：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484-1885-6
定 价：38.00元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，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

服务热线：(0451) 87900278

本社法律顾问：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

谨将此书献给

最不待见我

十六年来却又死乞白赖

留在我梦里的那个人——

白纪元

我的父亲



我的父亲母亲

序

本来，这篇序怎么也轮不上我这个晚辈写，但父亲一定要让我这个还没走出学堂的“白门四代”作序。我也只好奉命行事，冒昧地为本书写一个序，望各位师长包涵。

我对我家历史最初的认识，是源于家里的老相册。相册的第一页是曾祖父、曾祖母的照片，后面则是祖父母年轻时的照片，以及姑母、伯父和父亲姐弟三人小时候的照片。几乎每张照片的下面，都贴着祖父用蝇头小楷写下的介绍。这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，现在想来，我对我家过去的一切好奇，可能都是这本相册激起的。

我没见过我祖父和曾祖父，但我却见过曾祖父“M. C. Pai No. 1”的英文签名，以及祖父拿着“二把盒子”的军装照。他们的故事我也常听长辈们说。

后来，我听父亲说，我家的祖籍在山东商河，那里有一个村子也姓白。那时候我第一次朦胧地觉得，原来我家也是有“根”的。从此以后，我逐渐开始留意我家的“根”到底在哪儿。我想“寻根”这件事祖父也想做，我在祖母家的书架上找到了一本20世纪80年代的《中国地图集》，翻到山东省那一页，我发现祖父不但用圆珠笔在上面的“商河县”上画了一

个圈，还在那一页夹了一张日历，上面特意写道“老家已找到，在山东省商河县”。

父亲的《白门三代》首次出版的时候，我刚刚15岁，如今8年过去了，我已经从初中读到了研究生。我很庆幸我家还有根基可寻，还有历史可考，还有很多我应该知道的老故事。

白门第四代

片儿白之子

白野

百年家事 细说从头

1

在老北京的胡同里，曾经到处散落着老宅门，它们大多都是些百年老房。

“百年老房”这种叫法在旧房改造和拆迁时最常用，房管局的人一说：“大爷，您家这宅子可都是百年老房啦！”那意思就是都破破烂烂了，您还较什么真儿呀。

既然是百年老房，就自然都有着百年的故事。

白家在京城曾经是个“望族”，也是一户住着“百年老房”的老宅门人家儿。“百年家事，细说从头”——是因为我从小就听我爸、我妈、我姑姑、我姥姥、我叔伯大爷以及所有和我们家够得着的亲戚朋友讲“家事”。

夏天的晌午，我在葡萄架下，摇着芭蕉扇，吃着黑绷筋儿的沙瓤西瓜听老人们讲。年三十儿的晚上，我搓着冰凉的小手等着要压岁钱的时候也得听他们讲。那是一段段地道的老北京家事、纯粹的老百姓家事，指着任何一个物件儿都能一绷子就扯到民国甚至前清年间，听起来真叫一个神秘和过瘾。

那时候我六岁多，正准备上小学，懂点儿事了，所以记得倍儿清楚。如今都快五十了，父亲在我这个岁数的时候已经完全成了老头儿。现在的人生活好，营养跟得上，加上喜欢锻炼，大伙儿都说我不像这个岁数的人。可毕竟是这个岁数了，兴许明天上班的时候又忘了带手机，其实现在几乎每天都有该干的事儿忘记做。但唯有家事难忘，而且总是浮现在杂乱无章的梦境中。

据说人越爱忘记眼巴前儿的事情，远久的记忆就越清晰，这是一种衰老的表现。

我寻思着自己可能有点儿老了，原因是不仅爱忘事儿，而且还特喜欢怀旧。不管跟谁，一说起家事就绘声绘色，非把人侃晕了不可，说句老实话，我还真有这方面的天赋。

其实还没到怕老的时候，只是想在“老之将至”之前把我的老家底儿给抖搂抖搂。

2 这百年的家事就像那些百年的老房，别看它破破烂烂、风雨飘摇，要是较起真儿来仔细咂吧咂吧，还兴许就是一坛子陈年的好酒。毕竟家事对人太重要了，它影响了我的成长、成人、成家、成事业甚至成“气候”……

2

前些时候我没事儿闲扯淡，又把一位朋友侃高兴了，他旋即在《北京晚报》上登了一大篇文章，题目还挺吸引人，叫“老宅门里的白家”。

写文章的这位大爷不是别人，正是报界名记、京味作家刘一达。文章写得好，加上作者名气大，所以“非同凡响”。

于是有人就把我们家当成电视剧《大宅门》里的“白家老号”了，

哭着喊着问：“七爷白景琦和你是什么关系？”挤对得实在没辙了，我就特认真地说：“算是本家大爷吧。”一群哥儿们追着骂：“×你个大爷的。”大伙这个乐呀。可还没等乐痛快了，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差点让人哭都找不着调儿。

一达兄的文章刚见报，白家就翻天喽，先是我姐给我打电话。顺便说一下，我姐是家里孩子中的老大，从小既漂亮又拔尖儿，是父亲的掌上明珠。可惜偏疼不上色儿，不到16岁就闹着去东北“军垦”，父亲心疼闺女不让去，她就跟爹玩儿命非去不可，用父亲的话说“邪劲儿太大”。可一到北大荒就傻眼了，天寒地冻，罪受大了，我们家的急也着大了。有一年她得了一种叫“羊毛疔”的地方病（学名叫“克山病”），都快进太平间了，结果被当地老百姓用土偏方给救了过来，算是捡回一条命。消息传到北京，父亲急得吐了半脸盆的血——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
我姐在电话里骂道：“你想作死呀？咱们家的这点儿事儿都让你给抖搂出来啦。老太太可急眼了，两宿没睡着觉，血压都快二百啦……”

3

这才想起来，文章里提到了我爷爷解放前怎么发的迹，后来怎么败的家，我爸参军后怎么带回来一把手枪，怎么把家里的古董卖给香港某电影导演……这忌讳可犯大了。

我麻利儿地去看望老太太，老太太已经七十有六，满脸涨红，眼睛瞪得俩小包子似的嚷嚷着：“活腻味了吧小祖宗？这些可都是历史问题，盖还盖不住呢，这下好了，你让全世界都知道了。为了你能出名，就非让我死在你手里不可啊？”

“妈，您别价呀，”我说，“咱家老爷子死了都十好几年了，况且是一辈子不得烟儿抽，给他老人家的德行宣传宣传，这有什么不好哇？”

老太太说：“好哇，等我死了以后你爱怎么宣传就怎么宣传，你不能让我现在就出门不敢见人！”

我也急了，冲老人家嚷道：“您真是我一个人儿的亲妈，都什么年代

啦？您怕谁呀！怕‘造反派’还是怕红卫兵？怕工宣队还是怕军代表？”

老太太说：“整个就是怕你！”说着话儿，她快站不住了。再一摸，坏啦，手都凉了。我真害怕了，也没词儿了，只有认错的份儿。

我说：“妈您别真生气呀，是儿子的错还不成？”

老太太说：“你哪儿错了？”

“我……我错儿大啦！”我说，“咱为了自个儿出名，耽误了一位76岁老人的政治前途。”一下又把老妈给逗乐了……

看来我真的是错了：错就错在爸爸虽然早已故去，可忘记了妈还活着。而且丝毫没有察觉到，她老人家在潜意识里仍然战战兢兢、谨小慎微地生活在那个已经逝去了的年代。那是个让当事者惶惶不可终日的年代，让经历过的人一提起来仍不禁心惊肉跳的年代，让现在的年轻人听着却啼笑皆非的年代。

接着是我哥给我打电话。

4 我哥就好得多了，他没急也没骂，只是有点儿像领导对属下说话。这不奇怪，我哥是迄今为止我们家唯一在职的党员加机关干部，用现在的时髦称谓叫“公务员”。

我哥是父亲的“杰作”，也是父亲的“理想”，他不折不扣地按照父亲指引的路线前进：入团、入党、当干部，一路“红尘滚滚”，但是苦是乐只有他自己知道。我们哥儿俩平时话不多，来往也不频繁。但是说句心里话我更惦记他，惦记他的健康，关注他的仕途。

公平地讲，我哥算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好同志，光是那份兢兢业业的劲儿就很像父亲，加上他的五官长相，活脱儿是父亲的影子。只是父亲生不逢时，用现在老百姓的话说叫“点儿背”。我哥则不仅赶上了好时候，也确实比父亲聪明能干，即便只是个“小吏”，但这“成就”足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了。

一个人这辈子任劳任怨只走自己认准的一条路，而且是一条道儿走到

黑，是很需要些勇气和耐力的，这点我哥的确比我强太多了。

只是他那点儿“职业病”忒让人看不惯，总带着“官儿架子”，就连过春节给我儿子压岁钱，都像是领导干部下基层慰问“五保户”。于是大家背地里叫他“三结合”，即“领导的派头、兄长的风度、大爷的牛×”。

我哥在电话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你把咱们家的那点儿陈糠烂谷子都弄到报纸上去了？”

我说：“是啊。”

沉吟了一下我哥又说：“唉，其实也无所谓，只是太陈旧，应该说点儿咱家积极的事儿。”

我说：“您圣明，敢问什么是咱家积极的事儿？”

我哥清了清嗓子说：“比如……比如我继承爸的遗志，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。”

我说：“得嘞，大爷您放心，下回有机会一准儿把您抬举上去。可前提是先得把《北京晚报》变成个带把儿的烧饼，好让我拿在手里想怎么啃就怎么啃，要不然人家凭什么听我的呀？”

我哥说了句：“无聊！”就把电话给挂了。

您瞧，哥儿俩就这么点儿话。

3

我们家的仨孩子，姐姐是“明珠”，哥哥是“理想”，我呢，什么都不是。

听姥姥讲我妈在生我的时候难产，差点儿就给憋死。父亲当时斩钉截铁地跟医生说：“保大人！”就在医生护士们叮叮当当地准备好了“十八



白门三姐弟

6 般兵刃”正要下家伙的时候，迎着夏季一缕金色的晨光，踩着窗外“大跃进”激昂的鼓点儿，我自己出来了。那是1958年7月9日的早晨，天刚亮，所以给我取名叫白明。

这件事儿不论什么时候跟人家说起来，都觉得自己倍儿潇洒。可无论从哪方面讲，生我又都是多余的，尤其是按照人口学家的理论，我应当是被蛤蟆骨朵儿给吃了的“零碎儿”（据说20世纪50年代民间曾流传吃蝌蚪避孕的方法），这“偏方”在当时也就是昙花一现，因为有人吃出了毛病。照说应该是“饮活蝌蚪少许”，有胆儿大的偏招呼半盆。结果孕没避了，差点儿把命给“避”了。我妈当年吃没吃过蛤蟆骨朵儿？甬问，肯定没吃过。老人家一辈子是素食主义者，到今几个连牛羊肉的荤腥都不沾，哪咽得下去那玩意儿？所以就爱谁谁了，所以咱注定就是个姥姥不疼、舅舅不爱的角色。

小时候父亲常跟亲戚朋友说：“老大心细，女儿嘛。老二踏实，是块材料。三儿不成，他除了会出‘幺蛾子’，没什么出息。”

关于爱出“幺蛾子”父亲还真没冤枉我，可能是天性吧，这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曾有过一次“精彩表现”：

上小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，名字现在死活想不起来了。那时候同学串门儿从不敲门，都是在门口喊。这位仁兄每回都是一进胡同口儿就扯着嗓子，拉开长音儿喊：“白——明——白——明——！”嗓门特大，我姥姥给他起了个外名叫“纸糊驴”，居然还就叫开了。

有一天纸糊驴跟我说，看见家门口“造反派”批斗“地富反坏右”，他受到了“启发”，回家就把他爸的“反”给“造”了。

我问：“你是怎么造的反呀？”他说：“忒简单了，从作业本儿上撕张纸儿写了个小号的大字报，贴在了我爸的床头。后来你猜怎么着？”

“后来怎么着了？”我问。

他在我耳边小声说：“他给了我一块钱！你回去也试试吧……”

我特敬佩地看着他，心想：纸糊驴呀纸糊驴，你丫可真有两把豆儿。于是把脚一跺说：“成！”就跑回家去了。

回到家看见我妈正在和棒子面蒸窝头，就说纸糊驴昨天已经在他们家造反了！

我妈说：“怎么着，你是不是也想跟我造反呀？”



我的哥哥、姐姐

我搂着她嬉皮笑脸地说：“不能够，跟您造反了谁给我蒸窝头呀？——可我想造我爸的反。”

“那你就造呗。”

“我爸不敢怎么着吧？”

“谁敢惹造反派呀？”

我心想“有门儿”，就激动了起来，跳到我爸妈的床上（那时候父母的床孩子是不准上的），踩着被垛喊口号：“打倒白纪元——白纪元必须低头认罪——”我妈用沾满棒子面的手攥着根笤帚疙瘩把我给赶了下去。

晚上躺在床上想，这“反”要是“造”成功了，不给一块给五毛也成，可大字报都写些什么呢？就写“白纪元的十大罪状：一、像南霸天似的动不动就给人俩耳贴子。二、有一回忘了是因为什么还踹过我屁股几脚。三、好吃的都给我姐。四……五……”

想着想着就睡着了。

8 第二天早上我妈把我叫到父亲面前说：“你不是想造他的反吗？当面造吧。”睡了一宿觉这事早忘了，现在把我提溜过来不是成心整治人吗？我心里骂我妈可真够德行的。

父亲在吃早点，正一丝不苟地往一块烤热了的窝头片儿上抹臭豆腐，那做派和那认真劲儿就像他当年在起士林里吃法国大餐，真叫一个份儿。

我斜腰拉胯地站在他们面前不敢吭声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可能是父亲感到不耐烦了，甩过来一句话：“去你妈的，该干吗干吗去！”

“哎！”我无比愉快地答应着，转身撒腿就跑。跑出去半条街了才想起来没拿早点窝头，哪还敢回去取呀，就径直奔了学校。

碰上了纸糊驴，他问我：“白明，昨几个跟你爸造反了吗？”

我狠狠地揍了他一把说：“去你妈的，你丫该干吗干吗去……”

我说完就晃着膀子走开，尽管肚子饿得咕噜乱叫，但觉着这派头已经变成我父亲了。

其实父亲给我的评价说对也不全对，我的确从小就不安分，但的确也是家里最豁达最实在的一位。别看父亲不待见我，可咱偏偏是个大孝子，晚年父亲羸病残阳，却得了我的济。床上床下、屋里屋外地伺候，恨不能他哪儿难受我就哪儿难受。临死前他曾说：“老三呀，我欠他的……”

父亲最后的一口气是在我怀里咽的，走得还算安详。从那时候起我就想，父亲和家里的这点儿事儿其实挺“传奇”的，总有一天得把它写出来，写成一本好看的书。这想法一想就是十五年，一直想到现在。

4

报纸的风波还没有完全过去，写书的心病又袭来了。

写吧，怕老太太受不了，为此我得落全家老少三代的埋怨。再有，虽然干了近二十年的编辑工作，可我从来没写过书。当编辑和当“作家”不是一个劲儿，我再清楚不过了。这书最后到底能写成个什么奶奶样，心里一点儿底儿都没有；不写吧，胸中块垒不吐不快，这已经变成了一种“夙愿”。况且，是有出版社“约稿”的，让我有机会能在文人的行列里插一杠子，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馅儿饼不是谁的脑袋都能挨得着砸的。

机会终于来了，可我却有点儿肝儿颤，有点儿闹心。

是夜做了个梦，梦见我到北方出差，父亲却找来了，他给我拿了一件大衣，说这地方天气凉你别冻着。

“这该是我妈干的事儿，怎么让您来了？”我问。

“人老惜子！”父亲只说了一句，就转身走了。

我这个追呀，可怎么也追不着，一下子把自己给累醒了，出了一身的汗，一看表是夜半时分。

我把老婆给捅醒了，说：“哎，宝贝儿你醒醒嘿，我又梦见我爸了。”

老婆不耐烦地说：“我还梦见我爸了呢，这有什么新鲜的？”

我说：“你不知道，现在这举动闹大了，该不是惊动咱家的祖宗了吧？”

老婆也醒了，凑过来说：“哟，没看出来你还挺迷信。”

“这可不是迷信，是心灵感应吧。”

“那你就抽工夫去给老爷子扫扫墓。”

“对呀，就你是明白人！”

我说着话便翻身下床去穿衣服，老婆一把拉住我说：“你要干吗去呀？”

“我现在就扫墓去！”

“半夜三更的，你没毛病吧？”

“怎么没毛病？有毛病的才敢写书呢。老爷子没骂错我，就爱出‘幺蛾子’，您就多担待着点儿吧。”

10 说着话我已经走出了房门，身后传来老婆的叫骂：“臭德行，神经病……”

我这人一向说风就是雨，十来分钟的工夫，车子已经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了。

5

这是一片回族的墓地（忘了介绍我们家是回族），四处弥漫着穆斯林特有的圣洁和静谧。这地方我来过太多次了，父亲和家族所有已故的亲朋好友都葬在这里。他们每个人的位置包括墓碑我都特熟悉，就更不用说父亲的了。

我很快就找到了父亲的墓碑，便坐了下来。